

编号：

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中 央 档 案 馆

主 编：余贵华

审 稿：潘合定

校 对：潘合定 余贵华

编出时间：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印刷时间：一九九二年三月

印刷单位：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

印 数：二〇〇〇

编辑说明

一、为了适应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件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我馆所保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包括北方地区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形成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文件原貌，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及原件缺损的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外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

五、本文集按时间顺序排列。

六、由于水平所限，本文集在编辑方面，难免有缺点和不妥之处，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 九 三 四 年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
(白字第154号)
——唐山第三次大罢工经过志要(二)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 (3)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
(白字第155号)
——唐山第三次大罢工经过志要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 (14)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
(白字153号)
——华北形势、铁路工作及省委的组织与工作
(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 (18)
- 门头沟矿工的生活与斗争(白158号)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 (24)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56号)
——省委仲良的错误及外省工作情形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 (59)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59号)
——关于仲良问题的谈话记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65)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61号)	
——转报孙毅民的历史和关系*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	(78)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65号)	
——关于蒙古民族独立运动问题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	(83)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66号)	
——红二十六军一个战斗员谈该军情况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	(86)
石 林：华北工人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89)
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	
——关于陕北游击队与创造新苏区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134)
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	
——关于内蒙民族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	(151)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	
——河北党组织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	(169)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绥远特委信	
——关于改选黄色工会、支部工作、 反日统一战线等问题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	(176)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给陕委的信	

- 关于游击队斗争方针问题*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184)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第187号)
 ——关于武装示威运动的通讯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185)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第189号)
 ——陕北游击队积极活动情形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191)
- 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等的信
 ——目前形势与陕北党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197)
-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86号)
 ——关于铁夫工作问题并附铁夫报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223)
- 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
 ——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心任务及干部等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238)

一九三五年

- 中央驻北方代表关于巩固与扩大
 陕北苏区问题致陕甘代表等的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251)
- 北方局关于“九一八”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259)

一九三四年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 致中央信（白字第154号）

——唐山第三次大罢工经过志要（二）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

根据报纸消息，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至十八日：

在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的志要中，我们业已根据报上所刊载的消息，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汉奸走狗，对于罢工凶残的进攻的实际情形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统一战线，然而由于唐山工人英勇的罢工，继续坚持与顽强的发展，使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汉奸走狗们不得不在唐山工人面前更加发抖，而采取更加毒辣与阴险的办法来镇压破坏与控制这一罢工。

四月六日英帝国主义派驻津领事翟芝恩与于学忠商议，在“无论情形演至若何程度，矿局对此决不承认”的强硬态度表示之下，命令与指示国民党对于唐山罢工作最严厉的“断然处置”七日国民党军分会科长朱式勤与日使馆武官室晤谷秋少佐的会晤，正是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热诚拥护与直接的赞助的共同步骤之下来执行这一最严厉的对于罢工的“断然处置”的决定与计划。

因为是处在京东的直接统治地位，对于这一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唐山第三次伟大的罢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不

能不负着更严重的责任来消灭与镇压这一罢工，指示汉奸赵大中等在工人中进行破坏罢工的活动，室晤谷秋少佐与朱式勤的商议，设立中日稽查处，监视罢工工人行动，一再宣布实弹演习，威胁罢工工人，以及当着国民党军分会科长秉承着英帝国主义全盘计划与指示于八日赴唐执行对于罢工工人采取最严厉的“断然处置”的办法时，日本帝国主义特别集中了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一办法的执行，在这样之下，命令驻津屯驻军大桥参谋与驻唐守备队长浅见少佐“帮助就地解决”，尤恐朱式勤在唐遭受工人阶级的反抗与打击，并由浅见队长加以保护，将在唐山全州旅馆之中日民众加以驱逐，从这一事实上完全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积极与紧张的担负对于唐山工人罢工消除与镇压的严重责任。

在帝国主义直接指示与赞助下，国民党对于唐山第三次大罢工的进攻继续的作了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动员，四月五日以来，国民党宣布的采取断然处置，正是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之下进行着的，首先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政府，从行政院汪精卫，与进攻中央红军的刽子手蒋介石，一再的电令河北省政府“迅于处置”，派遣章佩与民运科的刽子手北来，直至与国民党军分会、政整会、河北省政府实业派、晋冀察绥统税局战区专员公署省党部民运科的协同，采取有效办法，向罢工作最残酷的血腥进攻。于是紧接着以军分会科长朱式勤至唐会同日本帝国主义驻唐守备队长浅见先后不断的召集了陶尚铭、赵巽、李荫春、赵番等会议，经过这一会议的决定，一方面收买一部分汉奸

（如以两万元收买赵大中）来欺骗工人复工，立即宣布解散战区工人自治总会与人力车火车等工会，分散工人集中的力量，施行各个击破。而另一方面则调赵雷部与滦县刘佐周部，保安队协同日本帝国主义驻唐守备队，实行戒严调查户口与强迫工人具保复工，逮捕罢工工人领袖，开展总的全线的进攻，以达到总的矿潮的解决。

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支持而更加凶残起来的资本家矿局的进攻显示出了极端的凶恶与暴戾，四月十四日矿局负责人表示：“矿局完全为将来业务着想，故宁肯忍痛一时而求彻底之道，否则工人要求多端，此次允许后患无穷，至以后如何办理须视官厅措置。”从这一声明中，更企图将自己直接参加镇压与破坏罢工罪恶，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处于此次罢工的正面敌人的地位，加以掩饰而紧接着说明了“矿局本营业机关立场不便作行政治安之建议”然而无论怎样，资本家始终不能掩其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的进行与开展，总的对于罢工之人全线进攻中的反革命作用。资本家正是这一进攻的指使者与主动者，资本家的推避与掩饰，只不过更加清楚的暴露出了他的卑鄙与无耻。

以赵大中为首的汉奸，在以两万元和保持生命为条件而进行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来有计划的开展总的进攻中，他们扮演着最卑鄙与无耻的一幕，当朱式勤到唐召集陶尚铭、赵巽、李荫春、赵番的会议时，赵大中曾经列席过他们的会议，讨论如何更好的欺骗罢工工人，与不受到工人反对，保持汉奸在工人中的影响与地位的办法，以牺牲罢工工人的利益，完全实行复工。在会议的这样精神底下，

赵大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联合一致的采取了不相同的方式来向工人进攻，帮助着帝国主义国民党总的进攻，宣布与强迫工人立即复工。然而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汉奸赵大中不得不在广大群众前面揭露自己的反革命的汉奸面孔，在工人有力反抗下离开唐山。

经过相当时期，在全盘计划与动员底下进行最后的总的进攻中，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曾于八日前大胆的宣布了“八日晨一切解决”但在罢工工人顽强的反抗中，毕竟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八日晨一切解决”宣告失败，而不得不在毫无自信的情形之下，重新宣布了“九日确有解决之望”的消息。

可是，九日来到，罢工并没有如帝国主义国民党所宣称的被“解决”，哈哈〔恰恰〕相反的是更其尖锐的发展着，当着成千的工人群众得到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将对于罢工进行最残酷的大举进攻的消息以后，于九日下午集合在公合旅馆开会，讨论应付的办法。帝国主义国民党宣布的“九日解决”完全又告失败的时候，不得不扯碎了“和平解决”的面具而立即暴露出狰狞的面孔，实行全市戒严，派遣公安局全体公安队，包围公合旅馆，逮捕了史玉柱等及工人群众，驱散罢工工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又宣布了里工十日晨一律复工，外工三日内完全复工。

十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宣布解决的第三次，在工人坚持与顽强的抗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命令里工工头总动员来进行欺骗收买罢工的里工去复工。但是除了部分落后的里工被收买外，大部分仍是坚持着。

正因为工人要求没有丝毫达到，遭受工头欺骗而复工，又加上了各种政治上逮捕具保督押经济上的进攻与野蛮的压迫，因此，不仅罢工工人，甚至“复工”之人也是普遍的发展着对于他们的仇视与愤懑。这些工人群众受着罢工工人的影响，仍于复工后继续不断的作了顽强的斗争与反抗，使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不得不派保安第一大队长赵立言入厂召集各厂工人训话，解释此次工潮之发生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劝各工友，各安所业，白受他人“愚弄”进而以血腥言论加以威胁，若有阳奉阴违，图谋不轨者，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在训话以后，则分遣队兵到各厂驻守与来往巡逻，对于工人行动加以严重的督押与监视，任意逮捕与监禁反抗的工人以强迫工人复工。

大部分罢工工人的坚持与顽强拒绝无条件的复工，于是又决定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十日晨复工的命令的失败。

在感了分外危惧的情势中，帝国主义国民党产生了另一种企图，这一种企图是以凶险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一方面由专员公署发出第一号布告，这一布告的内容据《益世报》四月十一日所发表的是：

为布告事查此次唐矿工潮均系反动分子赵大中等勾结煽惑意图暴动，现奉省政府电令从严缉办，除已转饰拿办外，所有该反动分子非法组织之战区工人联合自治总会，及三新总会及各分会等团体，自应一律解散，如有反抗依法逮捕，严予处置，其归工人团体，在此处置工潮期内亦应暂时停止活动，听候另行核办。除命令战区第二保安总队长，暨唐山公安局长协同遵照办理外，并保护善良工人

外，合行布告，各矿工人一体知悉务各一体安分守己照常工作，切勿受人煽惑自贻其累，切切此布。

根据了这一布告，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国民党是如何积极的来解散工人的一切组织，如有反抗，依法逮捕“严予处置”保护一切工贼走狗的“善良”工人，强迫工人“安分守己”照常工作，与准备着如何毒辣的方法来实行进攻。

另一方面则由矿区保安队第一大队长赵芝言召集各大横之经理于下午在该队谈话，决定由各大框〔横〕集合工人强迫出据保障复工。

这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宣布的里工十日复工，外工三日内完全复工。

然而大部分里工和外工罢工的工人仍然坚持着，决定着十一日的情形也并不顺利，所以公安局不得已又贴出布告，欺骗工人“勿得徘徊歧路致遗伊戚”。这一布告载于十三日《益世报》上，它的全文是：

“案查开滦矿工友前以受人煽惑以致盲从罢工殊为惋惜，现违法工会业经本局彻底解决，除首要各犯饬所严缉外，凡我良善工友务于即日复工勿得徘徊歧路致遗戚，切切此布。”

可是布告是贴出去了，仅仅依靠这一布告是不能使得工人立即复工，这已经在历次事实上使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对于这一点办法已无自信心，因此接着在下午二时“讨论防止罢工办法，灌输工友知识，以免避人利用”为中心。陶尚铭秉承朱式勤来唐时所传达的日英帝国主义全盘

计划的精神，在专员公署召集公安局长赵巽，实业厅工厂监理员李荫春的会议，决定继续欺骗与实行白色恐怖来对于罢工工人作最后的残酷进攻。两点钟的会议，国民党所获得的血腥成绩就在这里。

根据会议的决定，接着最后的进攻开始了！

首先公安局长赵巽于参与会议后返局，马上宣布了全市的紧急戒严，同时命令干警侦探全体出动，调查户口，搜捕罢工工人领袖，于下午七时将先后逮捕之十九名均分别解津，这样来使得罢工工友因领袖被捕而成为群龙无首的散沙，破坏镇压欺骗，借此更可得以出售。

十二日在矿局发给里工工资时，宣布罢工工人工资一律不予发给以后，于是赵巽就又贴出了劝告工人书！这依然是欺骗，它写着：

亲爱的工友们，这二十多天我们唐山叫赵大中坏小子骗得我们大家工友工也不得做，饭也不得吃，是多么痛心的，他是一个失意的军人，与我们工友有什么关系，他骗我们说：“给我们工友谋幸福”，现在我捕住了他的党羽，才说了实话，纯是一味的捣乱，捣的没办法就去当土匪，你看大家危险不危险呢？现在省府要拿他，他吓跑了。我们好工友仍然好好复工，不要再受他骗了，如果再受他骗，那末官府一定要不饶恕的，望大家要明白，不要走入歧途才好，特此通告，唐山特种公安局兼战区公安总队队长赵敬告。

经过了这样的办法而结果不仅仍然是没有获得完全的解决，并且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汉奸的进

攻，工人准备着更大的力量来顽强与坚决的继续斗争，甚至这些事实为一般反动的报纸所不能掩饰，而坦然认为隐患尚多的四月十五日《益世报》上刊载着的唐山十三日通讯，在通讯里面指出：“开滦工潮自当局以严厉手段处置以后，在表面上，似已解决，但反动分子仍未除尽，故隐患尚多，迄至今日止（十三日）里工已告完全复工，但外工复工者仍只十分之五六，虽当局屡次出布告，同时各大横亦极力设法召集，但仍无效，是以唐市仍在戒备森严，谣言未息……。”

十四日陶尚铭又用专员公署的名义发出第三次布告，与十五日唐山国民党工人指导委员会的告唐山市全体工人书，事实上，正是针对着这一形势来进行向罢工工人欺骗，以求得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对于此次矿潮的解决，在这两个文件里，充分的暴露了国民党的卑鄙与无耻，而其中陶尚铭的布告宣布得停止国民党的党务活动，更露骨的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虽然这种投降，国民党实际上会停止其对战区工人反革命的活动，恰恰相反的更将使着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资本家汉奸走狗的活动联合与紧密起来，十五日唐山国民党工人指导委员会的告工人书就完全证明了。

陶尚铭的布告：为布告事，案奉省政府电讯查林西各矿工会，均奉省党部令改组成立一案，经电请中央党部、汪院长、蒋何黄各委员长核准在案，兹奉蒋委员长阳电开，唐山各矿区工会暂停活动，确属必要，自可照办，除电致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转饬该省党部不得主张两歧，